

张锡纯治疗外感发热经验初探

河南省开封地区人民医院 毛 德 西

近代名医张锡纯氏对外感发热的治疗积有丰富的经验,在他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以下简称《参西录》)一书中,对外感发热的诊治,辨析井然,立法严谨,遣药精细,组方新颖,读后颇受启迪。现采摭其要,探析如次,以供临证参考。

变通经方治伤寒

张氏对感寒而发的狭义伤寒,擅用经方治疗,并随证增损不拘一格。如用麻黄汤、桂枝汤、大青龙汤时,常加入知母等药,这是辛温解表法佐以寒凉清热法的具体运用。又如使用小青龙汤和小柴胡汤时,常于方中加石膏数钱或两许。于前方可调麻、桂、细辛的烈性,于后方更能驱热清降。对少阳热甚兼有阳明证者,常于小柴胡汤中加元参,和解之中不忘润燥。他在运用麻杏石甘汤治疗热喘证时,每以薄荷加倍代替麻黄,认为薄荷“内透筋骨、外达肌表,宣通脏腑,贯串经络,服之能透发凉汗”。这是他对经方的发挥和补充。

堪为赞许的是张氏运用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的经验。他称白虎汤为治疗阳明实热证的“千古不祧之良方。”凡病邪入里,阳明热实,“无论伤寒、风湿,皆宜治以白虎汤。”他从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中体验到,“凡遇阳明应下证,亦先投以大剂白虎汤一两剂,大便往往得通,病亦即愈。”并名之曰“避难就易之法”。这不但扩大了白虎汤的应用范围,而且还避免了因下法不当所引起的种种变证。他的创新精神还表现在白虎汤的化裁使用。如他所制定的仙露汤(生石膏、元参、连翘、粳米)治疗寒温阳明证,症见表里壮热,嗜凉水但不甚燥渴,脉洪滑等。此方不但可清阳明经热,且能治疗阳明腑病。

对于阳明燥热内结不甚者颇为适宜。又如镇逆白虎汤(生石膏、知母、清半夏、竹茹粉),用治外感热炽,胃津枯涸,气逆上冲的病证。再如石膏粳米汤,仅取石膏、粳米两味,用于伤寒温病初起,身不寒而恶热者。它如白虎汤加茵陈、连翘治疗流脑;白虎汤加蜈蚣治疗小儿高热惊厥等,都是白虎汤的变通经验方。他在运用白虎加人参汤时,常常更换药味,或以元参代知母(产后寒温证用之),或以芍药代知母(寒温兼下痢者用之),或以生地代知母(寒温兼阴虚者用之),或以生山药代粳米(寒温热实下焦气化不固者用之,产后寒温证用之)。如一媪,年六旬,于夏季晨起患白痢,身热,不省人事,脉洪无力。张氏诊为气分热痢兼受暑邪,急用生石膏三两,野台参四钱,煎服一大碗,徐徐温饮,至夜半尽剂而愈。他深有体会地说:“凡年过六旬之人,即脉甚洪实,用白虎汤时,亦必少加人参二三钱。”

清凉寒解疗温病

张氏把温病分为三端,一曰春温;二曰风温;三曰湿温。治疗上重在清解、凉解、寒解和宣解。所用方剂共五首,其中用生石膏者4方,蝉蜕者5方,连翘者3方,薄荷者2方。温热之邪,无寒不足以清解,无辛不足以透发,这四味药总以辛散、寒解、透肌见长。对于湿温,张氏不取石膏之凉解,而采滑石通利小便,仍用薄荷、蝉蜕、连翘透表,这种透窍、利小便的上下分消法,于湿热交结之邪颇为愜当。

对伏气温病张氏认为,伏气之热藏于三焦脂膜之中,迨至翌年春阳萌动而触发。发动之后,伏邪乘少阴虚损而潜入,故又称“少阴温病”病状可见精神短少,昏昏似睡,喜卧,舌

皮干,小便短赤,自觉热郁于中而扪之肌肤不甚热。张氏将白虎加人参汤变通增损,以元参代知母,山药代粳米,加鲜茅根、生鸡子黄,取名为坎离互根汤,虚实兼顾,清中寓滋。可免病势虽去而余热缠绵之虞。若伏气化热窜入胃腑,表里壮热,频频呕吐,以人参煎汤送服生石膏末,“其退热之力又增数倍也”。

温疫一证,临床可见表里壮热,头面连项肿胀等。世习多用李东垣的普济消毒饮治疗。张氏依据“生平所治发斑皆系阳证”的实践,特立青孟汤(荷叶、生石膏、羚羊角、知母、蝉蜕、僵蚕、重楼、甘草)、清疹汤(上方去甘草加连翘)以清温解毒凉血。较之普济消毒饮升散解毒,清解之力大大增强。若温毒上冲咽喉发为猩红热者,单用生石膏煎汤送服阿斯匹林即可。总之,张氏治疗温疫喜用寒凉清解透表之品,认为这些药物能清热消火、净化血中之毒,治愈亦无后遗之患。“至若升麻、羌活之药,概不敢用”。

遣药精细组方巧

《参西录》中治疗外感发热的药物仅有 20 余种,最为常用的不及 10 味。张氏上溯经典,旁参诸家,结合实践,巧妙地将这些药物进行配伍、定量、组方,沿用至今仍颇多效验。现录其数味,供同道参考。

1. 石膏 张氏称石膏“为清阳明胃腑实热之圣药,无论内伤、外感用之皆效,即他脏腑有实热者用之亦效”。从《参西录》所载医案中可以看出,石膏清热可用于多种疾患,不论是温疹之热、头面之热、咽喉之热、痢疾之热、疟疾之热,或者是产后大热、风湿化热,以及疮疡热毒,均可放胆用之。书中附记一发热病人,食冰若干而不愈,后服生石膏数两而痊。石膏之凉胜于冰乎?张氏说:“石膏原不甚凉,……因石膏生用能使寒温之热有出路也。……石膏生用,性能发汗,其热可由汗解。即使服后无汗,亦可宣通内蕴之热,由腠理毛孔息息达出,人自不觉耳。”正因为石膏兼有性寒清热与辛散解肌的两种作用,故其清热之力胜于冰,而能

施用于多种疾患。张氏用石膏,与其配伍的首选人参。他说:“寒温之证,最忌舌干。至舌苔薄而干,或干而且缩者,尤为险证。”对于如此险证,不论是真阴亏损,或者是元气不支,他常用白虎加人参汤化险为夷。这是由于“惟生石膏与人参并用,独能于邪热炽盛之时立复真阴。”其次是与阿斯匹林两相配伍,“使内郁之热由表解散”,为治疗外感发热与关节红肿热痛的良剂。再次是元参,与生石膏相伍有清热滋阴之功,是张氏治疗产后外感发热的喜用之品。它如与知母、连翘、薄荷、蝉蜕的配伍,书中屡见不鲜。张氏用石膏,多用生品。对于外感实热证,轻者用两许,重者用四、五两,或七、八两,且研末冲服,疗效最佳。他对那些疑惧石膏之功用者,多次强调放胆用之,“断无伤人理,……亦断无不退热之理”。自张仲景创白虎汤后,善用石膏的虽有明代缪仲淳,清代吴鞠通、王孟英、余师愚等诸家,但述理之透,运用之巧,都比不上张锡纯氏。

2. 薄荷 “温病发汗用薄荷,犹伤寒发汗用麻黄也。”“薄荷服后出凉汗,凉汗能清温,是以宜于温病。”张氏用麻杏石甘汤常用薄荷代麻黄,用葛根汤常用薄荷代葛根,因“麻黄能泻肺定喘,薄荷亦能泻肺定喘(薄荷之辛能抑肺气之盛,又善搜肺风),用麻黄以热治热,何如用薄荷以凉治热乎?”“葛根原所以发表阳明在经之热,葛根之凉不如薄荷,而其发表之力又远不如薄荷,则用葛根又何如用薄荷乎?”可见他用薄荷关键在于“凉透”。

3. 连翘 张氏用连翘治疗外感风热,常用至一两,“能于十二小时中使周身不断微汗”,“其发汗之力甚柔和,又甚绵长”。书中记有一少年风温初得,用连翘一两煎汤服之,彻夜微汗,翌晨病痛若失。

4. 滑石 张氏认为本品与石膏性近,能清胃腑、膀胱之热,亦能清阴虚之热,“一药而三善备”。但滑石无辛散之力,长于利湿,所以张氏指出“因热小便不利者,滑石最为要药”。特别是对于“上焦燥热,下焦滑泻无度”的险候,清热有碍于止泻,固涩有碍于清热,张氏取滑

石清热利小便, 山药滋阴、固大便, 如此上清下固, 互不掣肘。对于外感之热已退阴液未能自复者, 他也常于大队滋阴药中加入少量滑石, “则外感余热不至为滋补之品逗留, 仍可从小便泻出”。这些宝贵经验, 至今仍有临床实用价值。

5. 羚羊角 咸寒清大热人皆知之, 善清肝热为之独任。凡清热之品多于脾胃升发之气有碍, 惟羚羊角不甚寒凉, 虽用过之亦不致令人胃寒作泻, 这是张氏的经验。张氏用羚羊角, 于小儿体验最深。《参西录》中羚羊角下附治验14例, 其中小儿治验10例。特别是小儿疹毒与发疹, 疗效最著。其用量少则一钱, 多则三钱, 多煎汤分次徐服。可贵的是他揣测羚羊角昂贵难得, 经细心品验, 选三种低廉药物代用之, 即鲜茅根、生石膏、阿斯匹林, 并立名为

“甘露消毒饮”。服用时, 将前两味药煎汤送服阿斯匹林, 其清热之力不亚于羚羊角, 时或胜于羚羊角。这种急人之难的医德与精益求精的医术, 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

退热煎剂宜徐服

自张仲景在《伤寒论》桂枝汤下注明分次温服后, 历代医家多遵法使用。张氏治疗外感发热, 亦多取煎汤徐服法。他说: “凡治寒温之热者, 皆宜煎一大剂, 分数次服下, 效古人一剂三服之法也”。他体会到这种服法可以使“药力昼夜相继”, 清热之力常在上焦中焦, 其寒凉之性不至于下侵而滑泻不固。他说这种服法是“小心行其放胆, 乃万全之策。”现在治疗外感发热, 有的孟浪用药, 一次顿服; 有的早晚分服, 药力失续, 这都直接影响方药功效的发挥。

通窍活血汤加减治疗白癜风30例临床观察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医院九山分院 薛希任

白癜风, 中医又称白驳风, 是一种常见皮肤痼疾。本病病因未明, 目前尚无特效疗法。近年来笔者运用通窍活血汤加减施治30例, 取得较好临床效果, 现小结如下:

一、一般资料: 本组30例, 男22例, 女8例。年龄最小6岁, 最大45岁; 病史最短6个月, 最长20余年; 发病在6个月~3年者20例, 3~5年者6例, 5年以上者4例。其中局限型12例, 散发型10例, 泛发型5例, 偏侧型3例。

二、治疗方法: 本组病例皆以通窍活血汤加减。处方: 川芎9克, 赤芍9克, 桃仁12克(研泥), 红花9克, 老葱白9克(切碎), 红枣7枚(去核), 黄酒30克, 麝香0.1克(冲服), 桔梗15克, 浮萍30克, 防风9克。每日1剂, 水煎300毫升, 早晚2次分服。以上为成人剂量, 小儿酌减, 孕妇忌服。

三、疗效观察: 痊愈: 白斑消失, 皮色恢复正常且随访1年以上未见复发者; 显效: 白斑面积70%以上恢复正常者; 有效: 白斑面积明显缩小, 皮色变暗

者; 无效: 连续服药3个月以上皮色无任何改变者。本组30例中, 痊愈14例(占46.7%), 显效7例(占23.3%), 有效3例(占10%), 无效6例(占20%), 总有效率80%。有效病例, 一般服药6~20剂见效, 14例痊愈病例共服药1~6个月不等, 多数在4个月内治愈。

通过本组病例的临床观察, 发现该病疗效与发病年龄无明显关系, 与病程和类型有关, 一般病程短者, 疗程短, 治愈率高, 病程长者, 疗程长, 治愈率低。局限型和散发型疗效较好, 偏侧型和泛发型疗效较差。

四、体会: 白癜风, 中医认为多由风邪搏结于皮肤, 致气血不和, 血不营肤而成。笔者认为其病机主要在于“瘀血阻络”。如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所说: “白癜风, 血瘀于皮里, (通窍活血汤) 三、五付不可散漫, 再服三十付可痊。”因此治疗上应以活血通络为主, 佐以宣肺行气。可布药外达皮毛, 令瘀血活, 滞气行, 毛窍开, 肤得润养而获效。